抗戰日報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　夏曆甲申年八月初三日
第五五二號
社址：山西興縣　八月初七日秋分　廿二日寒露

蔣介石在國參會講演
拒絕國人改革政治要求
掩飾目前正面戰場的嚴重形勢
強調一黨專政充滿了內戰殺機

【新華社延安六日電】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於五日上午在重慶開幕，報到參政員一六四人，較上次大會爲少。蔣介石氏首致開幕詞，首述最近中國戰場軍事演進情形：「吾人決不否認這半年以來軍事的失利，更不能否認中國抗戰這一時期是特別困苦艱辛。」一面即聲稱：「（一）中國戰場的最後決戰方開始……；（二）日寇無論如何決不能在整個反侵略戰爭一片光明中僥倖逃其覆滅的悲運……他想在中國戰場僥倖求逞，實無可能。（三）……我們可以保證在軍事根本上決沒有危險，因爲危險早已過去了。」……關於目前軍事失利與經濟困難之原因，蔣氏稱：「今天軍事上或經濟上的困難，實在是我們農業國家在七年長期抗戰中必然之勢，而且因爲我們國家一向較落後，……現象實不足奇。就軍事上來說，我們在抗戰開始以來每年都有這種失利的事實，而其失利程度或有較今日爲甚者。」從此一必然之勢，實不足奇」，抗戰以來每年都有，往年還比今年多的事實，於我們國家的政治哲學中，蔣氏所得之結論爲：「……知道敵寇今後無論如何瘋狂掙扎，斷不能像過去七年那樣……」一用武斷的詞令，想將目前的軍事危機掩飾過去。蔣氏又稱：「我們國家今後安危所繫的一點，就是無論對抗戰、對建國，都要……這就是國家統一。」接着即大唱其無條件的統一論，甚至說，孫中山先生革命奮鬥數十年，其目的也是爲了統一。中山先生一貫囑咐：「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蔣氏對這一遺囑，竟說：「今日對日抗戰也是爲了國家的統一」，而不是民族解放。這種將一切都統一於國民黨、統一於蔣氏的統一論，是與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統一的民主統一論，針鋒相對的。蔣氏並且說：「有了國家的統一，才有國家的獨立，有了國家的獨立，才有國家的自由」，含了陰風慘慘的殺機。蔣氏又稱：……了國家的自由，才能談到民權自由，」是完全顛倒的理論。民主自由，倒反爲了國家的自由，這種理論完全是法西斯理論。有了這種理論，全國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即可以被剝奪。出找到十人士，所謂「十不」，切不深入民間，不能全國戰爭的意旨，法西斯的理論得到這一點：十月十日莫斯科新聞社論……設欲強制他人執行任何意旨，或政黨獨裁利己，從其集團之利益，蔣氏只有使中國人放在漁利的一面，上的，東西對於頭痛統一論的，迫切需要當前，軍事政治不幸，或重復洞的老調，如蔣氏所謂一戰後，內召開國民大會「一之類，足以避免經濟危機不各方」，空頭支票二語，足以當之。……蔣氏的兄長演詞……

將，即是與國之機。不然是不行，堪設想的拖延下去，前途是故示，危險，實會聽下去，並非我們故在，我們發展的……

模糊人民對敵警惕
替日寇當義務宣傳員

蔣氏的兄長演詞，對目前中國戰場上的嚴重形勢，企圖以輕描淡寫的詞句加以掩飾，將人民對敵人之警惕麻痺，結其空洞的團結志願。以抗戰敵人之警惕是要抗戰勝利所必需的……前時的機構論調，則是驕傲的殺以反映了寡頭統一論的……各方人心甚湘統，及戰後要求全國……改革政治、表示消滅一黨專政的情況，並表示取消內戰的專政。民主陣營日益分明，蔣氏在暗備內戰的……威脅人民，不對。我們要專政的寡頭論……誰要對我們的充當解釋……我就要血洗你們的人民！……動一條毫毛，一日寇已不能再爲害我國的人民，足以窮人味，除了替民族敵人當義務宣傳員之外，我不用說是尤其不當的解釋。

解放日報社論
言論「自由」以後

本月五日蔣介石氏在向國民參政會致詞中說：「爲了實行民主，中央全會決議一方面於戰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頒布憲法，以來，保障人民身體自由的情況下，實行如出版……訂，改的此旨中……規範。」……

……品，和新聞標準必須是在一本……期：和新聞立法必規準實，一……年，地統治國家……

林虎代表參政員致答辭
對蔣錯誤統予批駁

只有痛滌舊污革除積弊，才能興國
不應專靠盟邦取勝致貽民族之羞

蔣氏的演說，已在參政員中引起了不良的反響。在老參政員林虎氏代表全體參政員的答詞中，即對蔣氏之論調，太不……絕對批評、深刻、排斥，示了林虎氏說：「我們不回顧國內，有不但人的放棄，而前途觀念，國家存亡，因循舊污，當如果我們能興國，關頭，痛滌舊污，革除積弊，振作……」……

八分區游擊某大隊
下平川保衛糧食
俘文水偽副大隊長偽新民會主任

（八分區訊）夏收以後，文水敵寇，把臨汾偽保安隊調來配合當地敵偽軍，進行大規模的搶糧。我此地方武裝當即派出堅強部隊，深入平川活動，屢次搶糧敵偽。八月十七日我襲入信賢據點，俘偽軍，繳步槍十一支，子彈一千餘發。二十二日文水偽保安隊副大隊長王興國率領該大隊及臨汾偽保安隊，前往趙村搶糧，在半路上遭我伏擊，我軍勇猛追擊，偽軍抵抗不住，退至趙村，爬上房頂企圖固守，我軍趕進村，打了一點多鐘，將偽軍指揮官王興國擊傷俘擄，偽軍四十餘名，繳獲手槍一支，步槍十五支、子彈數百發，此次戰鬥中，我副大隊長等三同志爲保衛群衆利益，打擊敵寇搶糧而壯烈……

另訊：七月底到八月初一週內，該部又打過四次勝仗……

已是第十大……，我們對於政府抗了……

溫家拴同志的村裏
掀起爭取當勞動英雄熱潮
大家根據條件檢討自己的工作
蔡家會等村聯合開會表揚模範

（興縣訊）勞動英雄溫家拴同志看到行署頒佈選舉勞動英雄辦法和條件後，就召集他直接領導的楊家坡行政村的勞動英雄、模範幹部、積極份子、合作社幹部開會討論勞英條件和如何深入向羣衆宣傳啟動，並檢討自己的工作。溫家拴同志在會號召大家要深入宣傳啟發羣衆的積極性，努力爭取當勞動英雄。他說這是革命競賽，去年全行政村只有兩個勞動英雄（指他本人和楊爾兒），今年全村生產鬧得更好，要爭取更多的英雄與模範去參加邊區羣英大會。接着他就檢討自己幫助改造轉入生產的二流子溫初兒，雖然有成績，但進步得慢，今後還要繼續幫助他。農會幹事溫國旺，努力幫助創造溫家寨模範村，積極領導變工生產和婦女紡織，溫家拴說也要幫助他當一個模範工作者。轉變過來的二流子溫初兒說：過去在舊政府時代，是沒有人關心的。在共產黨新政權領導下，勞動英雄老溫幫助我翻了身，生產鬧得不錯。全村人過去叫我二大流，現在叫我「二勞動」，我越發高興積極了。可是我還做得不夠，就是幫助別人差，受害還不如咱家老溫（溫家拴），以後要努力爭取當勞動英雄。溫國旺也說他今後要更努力幫助溫家拴同志領導溫家寨模範村的一切工作，培養積極份子，改造教育自己家庭更好好生產。楊爾兒說要幫助楊愛英當婦女紡織英雄。她檢討自己織標準布不夠，今後要努力完成。擁軍上，她要把軍鞋做得特別堅實，還要發動全村婦女都把軍鞋做的和自己男人穿的一樣。楊愛英說：保證完成自己的生產計劃，要多多織標準布，努力領導楊家坪紡織。農會秘書田候多說變工組長楊泰多把全村人都組織起來生產，當勞英條件差不多了。楊泰多就檢討自己發動教育全村人還不夠。生產大隊長劉地且批判自己培養積極份子差，以後要改進過來。模範幹部楊世懷表示要繼續幫助變工組長楊成懷當勞動英雄。民兵隊長田海共說劉買狗在去年反「掃蕩」時，各方面都表現的很好，要培養他做民兵英雄。大家經過一場熱烈的討論後，溫家拴同志又提出：我們要使每個人都了解當英雄與模範是光榮的，踴躍起來爭取。於是，大家又討論出具體辦法：先對幹部積極份子作思想動員，發揚互相幫助，克服只顧自己，不幫助別人的落後思想。要利用各種會議，個別談話，黑板報來宣傳勞動英雄條件和選舉辦法，表揚英雄人物的模範事實來推進全行政村的工作。在深入宣傳中去發現培養勞動英雄對象，對現有的對象要加强教育，在羣衆中展開熱烈討論醞釀成選舉英雄與模範的羣衆運動。目前在溫家拴同志領導的行政村羣衆選舉與爭取勞動英雄的熱潮正在高漲着。（勇屏平、國玉）

（興縣訊）六區爲深入開展各種工作，推動羣衆爭取英雄與模範的運動，蔡家會、圪壘上、圍廠三個行政村，乘八月二十九日騾馬大會，聯合召開表揚各種模範者羣衆會。計有民兵變工防奸模範王佐清等三人，變工互助模範呂買旺等十人，模範幹部高應才，擁軍模範李光華等三人，紡織婦女模範劉桂英，二流子轉變的王玉寧等二人，共有二十人。他們都是由村裏公民小組，羣衆大會選舉出來的，區公所並給予表揚，準備培養他們爲各種英雄。楊區長及勞動英雄劉有祿同志號召大家保證穀鋤三次，每晌多打五升糧，向王佐清學習，準備反「掃蕩」，保衛秋收，學校及商人，特爲歡迎生產模範者，慰勞餅子、瓜菜等物品，模範者購買貨物，商民還給八折優待。並有小學生組織劇團演戲助興。（王百中、王衣生）

圍困南溝口鬥爭中
岔村民兵功勞很大
寧六區游擊隊民兵連打勝仗

（靜寧訊）在擠走南溝口敵人的勝利鬥爭中，岔村民兵小隊是具有顯著成績的。八月裏半月之內他們即與敵作戰四次，八月七日上午溝口僞保安隊卅餘名到王村襲擾。狡詐的僞軍故意派三個徒手士兵到村裏去吃飯，其餘埋伏山上，企圖誘我民兵入村一網打盡，但我民兵早已弄清敵人這一陰謀，主動轉至有利地形，將埋伏的敵人打回溝口。十日[illegible]點，被民兵猛烈迎擊，敵人縮回碉堡，吊起吊橋，民伕全被解放。又十一日夜，民兵扣獲溝口往城裏送信民伕二人，獲信一大包，斷絕了敵人的夜間交通。爲斷絕敵寇的燃料困死敵人，民兵又將離溝口二里的官地窊煤窯（溝口與城裏敵人主要獻煤處）澈底破壞。十六日又將玉年坪山上的炮台一座（敵哨用的，現無人住）摧燬。在民兵這些打擊下，溝口僞村長、書記村警都逃出向我反正，廿二日早，僞軍王三三等四人亦攜了新新步槍四枝、子彈三百餘發、手榴彈六顆、軍犬一隻反正。我方離據點五里的村莊都安全的進行了生產。（張先）

反敵搶糧保衛秋收

（靜寧訊）我寧六區游擊隊民兵在保衛秋收中連獲勝利。八月十一日，我游擊隊活捉僞工警隊維長一名，繳槍一枝、子彈三十餘發。十六日晚，游擊隊配合民兵襲入楊家林，斃僞維長一，共餘僞軍副班長以下十一名全部被俘，繳步槍十三枝、子彈三百餘發。十九日軒崗賈莊敵僞三十餘向我西嶺伙家村一帶出擾，與我游擊隊遭遇，戰鬥一小時，將敵擊退，傷僞軍各一。計八月份中，共斃僞軍兩名，傷一名，俘十二名，繳步槍十四枝、子彈三百餘發。（黃河）

五寨民兵展開破擊戰
神池游擊隊民兵連敗搶糧敵人

（二分區訊）五寨、神池民兵正加緊活動，反敵搶糧與保衛秋收。五寨五區接到縣上指示以後，各村一致動員，在三岔敵據點周圍展開了大規模的破擊戰，自八月二十二日起，全區民兵及羣衆兩千多人一連破路四天，三岔通往一個村莊的小道以及高山深溝的每一小路都被破壞（其中包括三岔通五寨汽路上的大木橋一座）。這樣既能阻止敵人突襲寬坡，更便於開展羣衆性的爆炸運動，進一步圍困敵人。現在三岔周圍交通斷絕，敵人已被完全孤立起來。同一期間，神池民兵、游擊隊積極出動，打擊出擾、搶糧敵人。一區民兵在八月十六日到十九日四天之內連打四次勝仗：十六日神池出擾石窩、小寨一帶的敵人，被民兵兩面襲擾打了回去。同日義井敵人出擾大嚴備鎮一帶，民兵經激烈戰鬥打下馬一匹、牛兩頭，當即歸還羣衆，羣衆也自動拿出子彈幫助民兵。十七日神池敵人又到小寨、青羊渠一帶，民兵英雄李俊發覺，掩護羣衆安全轉移，敵人撲空返回。十九日神池敵人又到九仁村，民兵趁夜襲擾，手榴彈一直投到敵人住的院子裏去，敵一夜未睡被迫退回。三區民兵七月底就在邢家窯山頭打下八角敵人毛驢兩頭，二百多敵人慌亂竄回。八月十七日，八角敵人往井押送糧食，某村副長跟游擊隊一道出擊，他一人先到公路上偵察，截回走在前面的民伕和牲口，敵人發覺追來，被游擊隊迎頭打回；十九日八角敵僞二十餘到榆林村搶糧，也被游擊隊趕去打跑了。（丁杰、烈夫、任萬寶）

趙尙高領導民兵變工隊
使戰鬥生產防奸結合

七個月民兵活動八十餘次，斃傷日軍各三，斃僞軍一，傷四，俘僞軍僞人員二十二。

（靜寧訊）民兵英雄趙尙高領導下的民兵變工隊，自今年以來，已將生產、戰鬥、防奸三大任務密切結合起來。在兩個月中，他們堅持圍困寧化敵人，六月下半月曾一連打退了敵人四次搶掠，使羣衆未受絲毫損失。七月十三日，寧化敵僞卅餘由四個密探帶領着，企圖將我民兵一網打盡，卻被神槍手趙六六一彈打傷密探一名，又乘敵僞潰亂之際，將其追入寧化。十七日，五個敵探到沙欒子搶掠，被民兵包圍追捕，擊傷三名，後寧化敵僞軍出來助戰，才把漢奸們接了回去。十八日三十餘敵僞企圖報復，又被我擊傷一名。十九日敵大「掃蕩」開始，趙尙高民兵即配合游擊隊轉入反掃蕩，曾在杜家村設伏[illegible]的路上，擊傷敵僞各一名。在緊張的戰鬥中，趙尙高領導的變工組開荒，組織加緊夏鋤，自領導的一個變工組在夏鋤中不僅按時將莊稼鋤過，還將民兵游擊隊活動時間騰出來，還組織了十二個全勞動力兩犋牛五天開了熟荒五十二畝。爲了保衛羣衆的夏收及準備保衛秋收，防止敵人搶掠及奸細破壞，趙尙高領導民兵自衛隊在村裏修築了哨樓子，每天由民兵及自衛隊[illegible]，嚴格盤查行人，晚間戒嚴，清查戶口。另外還日夜巡田，防止壞人偷盜，防止敵人搶掠；他們提出：「不讓敵人搶去一粒，不讓特務漏網，不准有壞人偷盜田禾。」在趙尙高的模範影響下，全縣民兵都把戰鬥、生產、鋤奸結合起來了。

又趙尙高從一月份至今年七月底止，不斷的與寧化、石神、溝口、石家莊之敵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保衛了羣衆的生產及安全。共計七個月來共戰鬥（與游擊隊配合作戰在內）三十[illegible]，主動到據點周圍埋伏、爆炸、游動共五十二次，入溝口一次，共傷俘敵僞[illegible]

英雄模範☆
楊有才和韓村
梁國興・賈映華

敵人在離韓村只有十里的地方築下據點後，羣衆的情緒曾一度非常不安和低落，村中少數人醞釀着「維持」敵人。在這種緊要關頭，我們堅決果敢的楊有才同志——村農會幹事，民兵副分隊長，起來把這種局面挽回來了，人民愉快而緊張的進行着生產。這位從十一歲起當過十三年的僱工，新政權下翻身起來的楊有才，成了有威望的羣衆領袖。

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據點敵人，差不多每天出來，威脅周圍村莊「維持」，對韓村鎮壓的辦法，六個月中就進擾了六次，一次包圍村公所，捉走了書記一人，打死了二個老百姓。這個時候，羣衆情緒不安到頂點，「維持」空氣在村中散佈起來，如說：不給敵人「維持」，春耕就沒法進行呀。一個「維持」份子屈福香則談起「維持」的辦法來了。這個消息被楊有才知道了，他馬上召開農會小組會議，團結了二十五個會員，向準備「維持」敵人的屈福香進行鬥爭，一面報告區上，一面向全村羣衆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他告訴羣衆說：「咱村離敵人近，但地勢好（在高山上），工作基礎不弱，民兵工作很好。我們沒道理去應付敵人。」有些人又說：「不應付敵人，那你給咱們想出辦法來呀，我們要春耕哩。」楊有才說：「只要大家齊了心，再把民兵加強起來，不怕，有辦法。」羣衆對於這位英明果敢的人物，是相信的，於是情緒比較安定下來，給準備「維持」敵人的人當頭一棒。

楊有才爲了使羣衆安心生產，自己思謀着不「維持」敵人的辦法。他想，要能夠保護羣衆生命財產順利進行春耕，首先就是加强民兵工作，於是堅強的警戒建立起來了，每日派兩個民兵在離敵據點僅五里的山頭上監視敵人，羣衆在後面生產。從四月到現在，敵人向該村出擾過四次，每次都被警戒發覺，敵人到村，連人影也不見一個。八月出敵百餘掃蕩包圍該村，警戒發出警號，但全村人都逃出了，耕牛財物有被全部搶走的危險，這時楊有才是急壞了，親自跑步把全村大部羣衆從夢中叫醒，但因敵人來的快，被拉走了五條耕牛。這次羣衆剛出村就和敵人碰上了，楊有才奮不顧身，指揮民兵猛襲敵人，在敵人慌亂中，羣衆安全脫險。以後，警戒更放到離敵砲台二里的山上，村畔上安置了瞭望哨。現在全村都實行着嚴格的爬山制度，分組每兩大早晨由幹部民兵帶着上山，警戒只發才回村。楊有才學會了埋地雷，每次民兵出去埋地雷，他總要親自參加指導。他還領着民兵，配合部隊作戰，經常到據點附近襲擾，爆炸敵人，有一次摸進據點僞村公所搶回桌椅板凳。

由於民兵的積極活動，半年來和敵人作戰十次，斃傷敵僞八人，羣衆知道只有堅決反對「維持」，依靠民兵方有出路。今年村裏還多種了五十一畝地。春耕中，他組織了二個變工組，按戶做了生產計劃，被羣衆選爲生產隊長，他領導[illegible]到變工好處，[illegible]十二個變工，[illegible]八戶只有七戶沒參加。[illegible]羣衆的困難，[illegible]清償、買土地、增加工資，[illegible]羣衆克服了困難，羣衆情緒高起來，羣衆特別對於民兵保衛生產，羣衆都自動提出給民兵還工。

韓村，在楊有才同志領導下，飛躍的前進着！

寧武游擊隊各部
分頭出擊保衛秋收

（六分區訊）寧武游擊隊主動出擊保衛秋收，某中隊經遠距離的行軍後，於本月一日趕到東寨、分水嶺之間的上寨設伏。九時許，東寨僞軍一部走到跟前，我軍猛烈衝鋒，敵不支，丟下財物拚命逃竄。戰鬥十餘分鐘，傷僞兩名，繳獲步槍一枝、子彈三十餘發、大衣、被服及給養很多。我無傷亡。另一中隊八月則在南面打擊敵人，八月二十六日深夜，寧武各據點敵僞集結六十餘名，企圖襲擊我五寨某部未逞，潰竄寧三區宿營，圖謀搶劫襲擾，我某部配合民兵連夜冒雨趕往設伏，拂曉向村內敵人開火，敵潛入屋內，將門緊閉不敢應戰，八小時後才從我三面夾擊中拚死竄逃，我斃敵指揮官一名、俘僞軍一名，獲耕牛兩頭，打破了敵寇搶掠的企圖。（楊萬蓀、李映江）

邢四娃打伙伴累病了
羣衆紛往慰問

[illegible]雨，不避汾[illegible]數次，渡河打擊[illegible]敵人，以掩護羣[illegible]收，以致積勞[illegible]羣衆和民兵[illegible]這個消息，[illegible]代表們帶着麥子、饅[illegible]慰問[illegible]希望您早日[illegible]充分表明了廣大羣衆及武委會對民兵英雄的關懷與愛護。（任國幹）

山東戰場又傳捷音 膠東我軍光復文登

旬日收復據點卅九處國土七千平方里 國民黨反動派曾為敵寇解圍

【新華社膠東電】為配合濱海反「掃蕩」，膠東我軍繼魯中光復沂水，濱海光復利津、莒陵等大捷後，發動大規模戰役攻勢，現已擴至膠東全區，東起水道集，西至夏甸，北起烟台附近的黃務、萊山，更西北至高密的夏莊，沿長達數百里的弓形戰綫上，每日捷報頻傳，截至八月卅日止，我已收復文登城及水道集等三十九個據點，解放國土七千餘平方里，村莊千餘，八十餘萬同胞重歸祖國懷抱。在南海區，我軍於十九日晚開始對盤據平度城三十餘里的古峴據點猛攻，首先攻下兩個碉堡，殘敵之時，國民黨反動派趙保元部竟以二千人分三路進攻我圍攻部隊，企圖幫敵人解圍。趙部此種為敵作倀的行為過去就很多，我軍曾去函勸其改弦更張，團結抗戰；但趙部不但不改悔，反變本加厲，向我圍敵之部隊開槍，激起我戰士無限憤怒，於是一面發動向敵猛攻，一面不得不以小部兵力實行自衛，將趙部擊退。時天已黃昏，殘敵乘機逃竄，我乃收復古峴。當我清查俘虜時，發現裏面有國民黨暫十二師（即趙部）十六旅李德元部，他們是十三日到碉堡裏領「皇協軍」番號去的，被敵人留下守了碉堡，只兩週即被我殲滅，實為反共投敵者的殷鑑。古峴南的張哥莊、平度城東的西仵屬二據點亦續為我收復。西海區我軍於二十二日起展開猛攻，先後收復夏甸、舊店、馬廠、道頭、下店、七十里鋪、小布店等七據點。在東海，我軍於二十四日夜襲攻烟台東南五五公里為敵每次「掃蕩」我之兵站基地的水道集，激戰八小時，將守敵三十八名及偽軍一中隊全部消滅，守西山圍子碉堡之偽軍，經我圍困，無援望，遂於二十八日上午在我喊話爭取下繳槍投降。當日下午敵來援中伏。水道即當克復。二十六日晚，我又包圍萊林店據點，守偽百二十餘全部爭取過來。二十八日，我大軍直逼文登城下，敵恐遭我殲滅打擊，於三十日下午棄城突圍向威海衛逃竄，我即予截擊，文登城乃告收復。該城於四〇年國民黨統治時陷入敵手，此次為我光復。膠東根據地除原有海陽外，又增一城。同日，萊陽城西的馮埠莊亦為我攻克。據不完全戰果，我共斃偽敵中隊長以下百餘，俘十五；斃偽四百五十餘，俘五百四十餘，繳獲機槍三、輕機槍二十七、迫擊砲二、手砲三、擲彈筒六、長短槍五百六十餘支。我攻勢正擴展中。

延屬分區座談會結束後 黨外人士臨別致謝

——我們更體會到共產黨民主團結開誠佈公謙恭禮士的真心誠意——

【新華社延安電】延屬分區黨外人士座談會，結束於五日，於解放日報發表辭別謝言，原文如下：

漢章、宜彩等此次被邀參加延屬分區黨外人士座談會，經歷十一天的發言討論，已經完滿的結束了。在會上，[illegible]

[illegible]

惠光弟、胡儀彥、魏明選、韓德榮、郝錫德、白宜彩、李蔭文、張[illegible]等二十二人敬啓 八月二十八日

陝甘寧工人參議員趙占魁、陳孝良同志 致書參議會高議長

以加緊生產迎接二屆參議會

【新華社延安電】工業實習廠工人勞動英雄、邊區參議員趙占魁同志及青年工人、邊區參議員陳孝良同志日前共同致書邊區參議會議長高崗同志，內容如下：

高議長：

前些日子，解放日報發表關於邊區參議會常駐會與政府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在十二月一日召開邊區參議會第二次大會，並舉行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大會的消息，繼之西北局又公佈了「爭取工業品全面自給」的決定。這些消息，使我們興奮，並使我們感到我們責任的重大。回想我們被選為邊區參議員已近三年，這期間，我們雖然做了發展生產、教育職工等工作及擁軍、愛政、愛民等工作，可是仍然不夠得很。今後我們在你領導下，當更加努力負起責任。

我兩人以工人的身份被選為邊區參議員，感覺非常光榮，這樣的事情，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邊區，才能辦到。為了執行工代大會的決議，迎接邊區二次參議會大會，我們工廠已發動了[illegible]生產競賽，工友們熱烈[illegible]紛紛訂出計劃，準備[illegible]迎接邊區參議會二次大會，[illegible]你多多給我們指示，並根據[illegible]條件來檢查我們，[illegible]敬祝你的身體健康。

趙占魁、陳孝良

蘇對保停戰

據新華社延安電，蘇外交人民委員部情報局公報說：由於保政府與德絕交宣戰，並請蘇方休戰，蘇軍於九月九日下午十時在保境停止戰爭行動。蘇美英三國政府正一起商討與保休戰的條件。

國民黨當局飾非驕人 參政員紛起猛烈抨擊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本屆國民參政會出席人數已較歷屆為少。自第一日蔣介石氏作了很不妥當的致辭之後，參政員們對其頑固跋扈大為不滿，這表現於出席人數的更加減少：第一日出席者為一六四人，第二日僅一四二人，減少了八分之一。自此以後，中央社對於出席人數即不作報導。自第一日下午至第七日為政府各部的施政報告及參政員的質問，據連日中央社及合眾社電，軍政、外交、經濟、財政、糧政、社會、內政、教育、交通、司法行政等十部的報告，都是羅列日常瑣事，對當前嚴重危機及全國人民的主要要求，毫無反省與檢討，對以後如何配合盟國進行反攻，亦無隻字提及。如軍政部長何應欽當此豫湘大敗、全國震驚之時，還在自欺欺人，胡說「各戰場攻守兼施，隨時予敵以重大消耗」，對於今後辦法，唯一指望就是「將來通海口，中印公路開闢以後，使國軍得到軍事需要的裝備。」而對於增加抗戰官兵伙食費一事，則謂因耗費甚大，「如何籌措尚在研究中」。財政次長俞鴻鈞文過飾非，對於貪污盛行財政瀕於破產一字不提，反說在財政特別是田賦徵實徵借方面，「務求做到公平、除弊、便民、省費之原則」等騙人的話。這些空洞的報告，自然引起參政員們不滿，周炳琳氏要求「各部會長官於報告時，應着重於政策方面」。各參政員在嚴厲的批評和質問中，更表露了這種情緒，一百二十一個參政員在「請財政、軍政兩部將政府改善官兵及公教人員待遇之具體辦法提之本會討論」的提案中，說：「近數年來，物價飛漲，前綫將士待遇低微，飢寒交迫，而形容菜色，時有餓莩；各地大中小學教職員及各級奉公守法之公務人員，亦因薪金微薄，朝不保夕，仰事俯畜，均感不濟，其生活艱苦，身處其境者殊難想像於萬一。反觀財政部所主管之金融及花紗布管理等機關，以一最低級之職員，其津貼等項每超過其他各部之次長。……在國民政府所屬之機關中，服務而待遇如此懸殊，其中理由，令人莫測。……抗戰以來，空言軍事第一，而數百萬與敵浴血苦戰之士兵，其生活水準更不如後方大戶人家之猪狗（編者按：中央社後又發電，要各分社將此句刪去）。古今中外不平之事，恐無過於此者。今政府對於目前官兵及公教人員，明知其不足以維持其最低限度之生活，而不予以有效之改善，以致潔身自好之士，除改業外，唯坐以待斃；而一般奸狡之徒，則營私舞弊，上行下效，影響所及，致使軍紀日益廢弛，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官箴[illegible]，此為目前最嚴重之問題。」各參政員猛烈抨擊政府的腐敗：社會部長周鍾嶽的報告[illegible]現在內政可以經過私人關係取得位置，賄賂事情，[illegible]敲詐等，[illegible]地方官吏不負責任，及負責徵收實物的機關[illegible]使農民遭受不應得的痛苦，結果[illegible]。中，何應欽所報告的軍事政策，孔祥熙們所指導的財政政策，亦遭激烈批評。豫籍參政員郭仲隗氏對河南戰事所見所聞向大會作生動之報告，全場對河南國民黨軍隊不戰而潰，莫不憤慨異常。在社會部長谷正綱報告後，參政員周炳琳氏將在昆明所見路旁[illegible]事提出報告，認為社會救濟機關對此不予救濟處理，其人類最低之同情心實已泯滅殆盡。最後他又質問重慶都郵街一帶有青年館勵志社社會服務處等三組織之存在，究竟青年館與社會服務處發生什麼關係？究竟它們對民眾作了什麼實際工作？江一平氏則詢問社會部是否可將掃除社會病態如拜金主義依靠權勢等，列入三十四年度施政計劃之中，積極推行。此外黃炎培、王雲五、左舜生、王立哉等氏關於保障人身自由問題，也提出了質問。在政府各部的施政報告和參政員的質問中，表明了國民黨當局企圖在此抗戰空前危急的時候，依然原封不動地維持其專制獨裁統治，同時也部分反映了全國人民和國民黨內部對國民黨統治人士的強烈憤怒。國民黨對於此種憤怒，無法可施，現正企圖使其若干特務份子亦裝着與政府對立，以便把人民的憤怒引導到次要問題上，而對於改組政府實行民主的根本問題，則切斷人民及參政員的注意力。

孔祥熙在美大發謬論 掩飾國民黨錯誤政策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貪贓枉法銅臭遠揚的孔祥熙，七日在華盛頓美國報人俱樂部演說，和五日蔣介石在參政會演說一樣，力圖掩飾國民黨統治下目前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嚴重危機。他對盟國友人的評責，竟指為「誤解與缺乏認識」。關於軍事，孔氏說：「中國從未絲毫租借供應品移作對日作戰以外之用。」有勇氣這樣說話，眞出人意外，只要指出用盟國租借品中最好的東西武裝着的國民黨精良部隊，一向而且仍在包圍着抗日民主的陝甘寧邊區，就是孔氏謊言的明證，甚麼荒唐了！但是孔氏的扯謊是徒然的，因為這是美英人民所共知，他們並且屢次督促國民黨把這支大軍開去抵抗日本的進攻。而且美國政府也十分了然的，曾經要求國民政府將租借物資移作內戰之用的保證。孔氏論及國民黨軍隊作戰不效率時說：「中國軍隊如能獲得大砲與戰車，其作戰精神不下於任何國家之軍隊。」這又是與事實完全不符的，如果國民黨不改變其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全部政策，則任何數量的大砲與戰車決不能提高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滇邊北幾個國民黨的有現代化裝備的師，面對着少數敵軍，極少進展；豫湘戰役中國民黨機械化部隊的潰敗，都證明了這點。這種唯武器論，一方面是用來掩蓋抗戰不力的一種幌子，另一方面是用來拒絕政治、經濟政策改革的藉口。關於政治，孔氏說：「有人謂中國非民主國家，然政府已允於戰爭結束一年後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永久憲法，中國政府必將履行此一諾言。」依孔氏的說法，只是空口允許一下，在遙遠的將來召開所謂「國民大會」，制定所謂「憲法」，中國就能算做一個民主國家了。可惜孔氏沒有說明國民黨政府所準備實施的憲政的性質，關於這一點國民黨政府的司法院長居正氏早在今年一月十一日就說過了：「講一句老實不客氣的話，現在憲政的基礎需要建築在國民黨身上，說得清楚一點就是建築在總裁身上。」（重慶掃蕩報三月八日）居氏這種說法真是準確地代表了國民黨統治人士的憲政觀，所謂「國民大會」，所謂「憲法」，不過當面撒謊騙小孩子而已。即使召集起來，也不過是一個「總裁」大會「總裁」[illegible]而已。關於經濟，孔氏說：「吾人能控制通貨膨脹若干程度，使吾人獲得更高之評價。」孔氏忘記他自己七月至四日的談話，[illegible]一九四四年預算[illegible]分之五十二，[illegible]政府不得不大部份依賴銀行貸款（即紙幣），及促成物價之高漲。」試看下列物價指數：今年二、三月間，七月間物價即漲兩倍，比戰前已漲四百倍到一千二百倍（以下缺數十字）至於孔氏所說中國政府不能使得國家在軍事政治社會上的統一遭受破壞，項(?)見，不過是蔣介石氏在國參會上所說的「新統一論」的重復，是用來打擊中國人民的民主統一論的，我們前已批駁，這裏就不再說了。

言論「自由」以後

（上接第一版）

共他各報雜誌被禁制的，這裏就不多引了。從這裏看到，國民黨對言論的實際標準，與其條文上規定的完全相反。不「鼓吹法西斯主義」而鼓吹反對法西斯，主張民主團結的言論被禁了。不「鼓吹私人鬥爭」，而鼓吹反對私人鬥爭，主張「產業自由」、「解放生產」、「救濟失業」以至於介紹「救災辦法」的文章被扣了。不「響應敵寇漢奸投降」，而鼓吹「積極準備反攻」，「配合友軍作戰」，「武裝人民」，「反對漢奸特務」的文章、報告與通訊被扣了。這是「保障言論自由」，「樹立民主規範」嗎？這卻不是禁錮言論如故嗎？

其次一類事實：這裏舉的只是無數同類事件中漏過嚴密檢查網而爲任何讀者所看得到的一些例子：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所在地重慶，「某川籍銀行經理、康心如——編者），因領字憲政月刊，遂被指爲以經濟支持憲政言論而危害之：：帶讀「偶語棄市」而焚之，何焚之有？」（五月二十九日新中國日報）在遂寧，青年日報與遂寧日報聯合版，因爲發表縣參議之哀星午請減債穀公債負担消息，被冠以「言論荒謬，阻礙政令」的罪狀而被查封了，總編輯李遂生氏被捕入獄（六月二十一日新中國日報）。在樂山，七月出「誠報主筆康某，因評論縣參議會（「與售賣中價有關」）被警備部逮捕」（七月十二日新蜀報）。在貴陽，「貴陽誠報問世後，一再揭發貪污案……該報近竟以「違檢」故，被處分停刊三天」（星期三十六期，七月二十三日出版）。在湖南，「某司令長官下手令：有不肖之徒，假借名義，亂辦雜誌報紙，胡說八道，混淆聽聞，殊屬不法！……特嚴令下屬查禁，並按情節輕重，懲辦主辦人！」（七月九日新華日報湘北來信）。尤其駭人聽聞的就是重慶新蜀報事件，八月十日，中央社突然發表「新蜀報改組，昨開董監聯席會」消息一則，新蜀報在十一日的鄭重啓事裏而說；「查本社籌組公司，雖曾於本年四月五日一度開會，但因公司組織尚在籌備，立法手續迄未辦理，董事監事亦未產生，所謂董事監事，在法律上既無根據，其一切決議當更屬無效。至本報發行人鮮英，主持社務已二十三年，……決非周欽岳所能篡代！」這種偶語棄市，封報捕人，陰謀攘奪的事件，各地層出不窮，理由就是因爲這些輿論機關與編者抉發時弊，宣達「民隱」，抨擊了貪污齷齪，主張了民主團結，在專制主義者的心目中，都就是「胡說八道，……殊屬不法！」難道這就是「保障言論自由」，「樹立民主規範」嗎？這卻不是「焚書坑儒」一如故嗎？

第三，我們又看到這類事實。二月間，「有十個外國記者聯名要求到延安去旅行」，「等開開蔣主席吧」，這就是梁寒操氏的回答（桂林大公報三月一、二日重慶通訊）。四月七日新中國日報載消息說：「外國記者多人準備赴陝北參觀地方狀況，惟許久未能成行，各記者情意急切，幾次向中宣部詢問，據云，須待林祖涵來渝後始行決定。中外記者團內……參加該團之中國記者，資格審查極嚴，第一條即應爲國民黨員，」結果，直到林伯渠同志由陝飛渝時，同日記者團才由渝飛陝。同時，三月二十日西安青年日報剛剛登了「外籍記者參觀團即將由渝來陝」的消息，三月　日西安各報……登了要「追悼」活人王實味等三十餘人（說他們「先後被延安當局慘殺」）的啓事，二十九日由谷正鼎氏領導開會（！）」。三月三十日西北文化日報登出了中央社「開被難者先後竟達三千餘人」的消息。據了這些「活見鬼」的一套。另一件事，正當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時，在重慶曾發生當局不准各報外勤記者赴機場歡迎，並限制記者謁見華萊士的怪劇。因爲自己「黑夜作了虧心事」，連盟邦記者，而且連盟國副總統也在封鎖之例！難道這就是「樹立民主規範」嗎？又卻不是妨礙「我國與盟邦睦誼」嗎？

第四類的事實，例如新華日報九月三日及十八日載：載池、浪花、純愛、維英等人函詢稿子，均未收到；三日覆讀者：「寫信不方便。」又如新華日報仍被封鎖，解放日報寄不出去，這是衆所週知的。這又是甚麼「保障言論自由」、「樹立民主規範」？

主張抗日、反對投降，主張民主、反對法西斯，主張民生主義、反對官僚資本私人壟斷的言論、言論機關、言論界、私人通信，連盟國記者在內，都被禁、被封、被扣、被封鎖，正像過去一樣。但這只是一方面罷了。另外一方面的事實怎麼樣呢？

沒有被禁止，而是被鼓勵、被執行，而且被拿來「統一思想」的，不幸正是「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的「中國之「我的奮鬥」」——「中國之命運」。等而下之的，我們來看看：谷正鼎氏在號召國民黨員：「西北在敵奸（「奸」指共產黨）環伺（？）之下，……爲抗敵除奸（「除奸」指打共產黨），我們的血要流在一起！」殺氣逼人，這是載在七月二十九日甘肅民國日報上的話。延安各界的「保衛西北宣言」呢？却受到了「駁斥」，評爲「趁火打劫……應當加以制裁」（西北文化日報七月二十日社論）。賣國賊李鴻章向伊藤博文叩頭納降的醜史被加以歌頌：「李氏……仍爲庸中佼佼者」（政治生活創刊號）。這些不就是「響應敵寇漢奸的投降理論」麼？爲什麼不禁止？

這次世界大戰在被數類們論證爲不是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的了：「世界大戰……在軸心國不是爲了反民主，在同盟國不是爲了反法西斯……，德國非攻蘇聯……是爲了取消共產……自然就無所謂民主潮流……要在……中國實行民主，就有些不可解了。」（重慶掃蕩報七月十三、十四日文章）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在被論證爲不是民主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了：「法國在十八世紀八十年（！！）的大革命，無非吃了羅蘭女士的（！笑死人）「不自由，毋寧死」的大話：：歐美今日的代議制度，一面成了限制個人極端放肆的階梯，一面成了政府放手施政的枷鎖：：所以陳長官說「如果今天大家樂講民主而不講民權，那麼何以國父不講民主主義而偏講民權主義呢？」（西北文化日報社論：民主與民權之辨），無怪乎納粹主義在被公開宣傳，連納粹私人壟斷經濟也被稱爲民生主義的經濟了：「自希特勒執政以還……加強其政治，充實其民生經濟，擴大其主義宣傳，積　七年的預備，而發動此第二次之歐洲大戰，挾其所謂閃電戰之武力，凌厲無前，歐陸諸國，大如波蘭、法蘭西、南斯拉夫，小如丹麥、荷蘭、比利時、希臘等，無不：：俯首屈服，無有異詞。……德人目前的所以勝利……並不在於戰場上閃擊武力之自身，而在產生此武力之各種條件——文化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優異卓越，非其敵人所及之所致。」（三民主義半月刊四卷九期頭篇文章，九月一日出版），這不是反對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鼓吹侵略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鼓吹私人壟斷」，並在盛贊五縱隊的能事的理論嗎？爲什麼又不禁止？

中央社六月二十一日重慶電播華萊士副總統演說詞，一本「中國之命運」的「既定政策」，其中關於中國境內各弱小民族一段，擅改如下：「在中國境內，諸君亦有少數宗族（！）問題、昔年之五色國旗乃構成中華民族五大宗族（！）之象徵……」這像甚麼樣？這不是「挑撥各民族團結」，而又「侮辱盟國元首」嗎？重慶掃蕩報七月十三、十四日文章說：「羅斯福連任三屆總統，打破了從來的傳統的民主習慣，……羅斯福如果再競選，美國民主政治將受到威脅。」這不是又在「侮辱盟國元首」、「響應日寇漢奸的……理論」麼？這些言論，爲什麼又不禁止？不但不禁止，而且還要津貼反動的反人民的言論機關如盟利社、西北文化日報、尖兵、良心話等等，這又是爲了什麼？

以上事實，證明國民黨關於「保障言論自由」放寬審查尺度的諾言，和蔣介石氏最近在國參會的致詞在內，只是用來搪塞中國人民和輿論界的迫切要求，敷衍盟國友人的善意批評，而且沒有改變過去錯誤政策的誠意。在目前正面戰場危機日益嚴重，大後方政治經濟危機天天加深之時，人民的手足依然被束縛，人民的耳目口鼻依然被封鎖。這種狀況倘若讓其繼續下去，不僅不利於抗戰事業，而且對於國民黨當局本身，也是異常危險的。願國民黨當局三思之。

擠掉米家莊據點

惲・和・

米家莊在東社與岔口之間（距東社十里）。三道川和中西川合流交叉處。去年我八分區軍民團困收復了岔口後，敵人就在這裏新築下據點，一方而作爲東社據點的屏障，一方而是作爲出擾三道川中西川的前進基地。碉堡建築在村西南一座高立的山頭上，經常駐有敵人十五六名、僞軍十二三名，歸東社敵人指揮。

（一）

去年六月，岔口敵人被圍困的連水都喝不上的時候，文水成就笠原大隊部派了一個高級副官，到岔口米家莊一帶視察後，敵人把岔口的山田中隊的兩個小隊，和東社的一個小隊，抽調到米家莊，每天驅使二百多民伕修築碉堡。

當時我們估計敵人的企圖不外：（一）維護東社與岔口之間的交通，以解岔口被困之危；（二）修起米家莊碉堡，撤退岔口碉堡，以米家莊作爲東社的衛星據點。於是我們以一部兵力，配合武工隊掩護當地羣衆破壞交通，一夜之內把米家莊至岔口之間的橋樑破壞七座、險要狹窄道路破壞十六處。敵人上下來往，必須通過三尺多深的河水——就重騾根本無法通行。又以一部兵力，圍困在米家莊四周，打擊修碉堡的敵人。在二十一天內，作戰十三次，斃傷敵僞二十餘名。

敵人付出重大的代價，勉強將碉堡修成後，岔口據點則被我擠掉了，敵就派一個小隊長率領十五個日本兵、十二個僞軍駐在這裏。當時我們首先把令立（米家莊至岔口之間）一帶的「維持」完全打垮，嚴格執行出境路證，實行戒嚴，隔斷收復區和敵佔區的通行，以防奸細搗鬼。其次把那一帶的民兵組織起來，担負站崗、放哨，敵人一有出動，即鳴槍報警。另外在各要道洞埋地槍，告訴羣衆不敢夜晚走路，特別是給了敵人很大的威脅。然後加強我們的情報工作，深入到「維持區」去。這樣我們把部隊伸到東社、米家莊周圍，進行過兩次較大的戰鬥，一次在紅沙梁，伏擊東社出援的三十多個敵人，斃傷敵七名，其餘狼狽逃回東社。一次在呂家山，把王家莊出擾的二十多個敵人完全擊潰，斃傷敵人五名，俘僞軍二名，繳步槍二支，把一個日本娃娃兵嚇傻了。

這時，令立、中西川、胡盧川一帶的民兵，又進一步集中起來；配合區基幹隊主動出擊達十三次。曾奪獲米家莊敵人兩頭馱水牲口，把「維持會」給碉堡送的給養截獲。更使碉堡上敵人更加恐慌，成天蹲在上面不敢出來。

以後敵人爲防，調來一個蔡田軍曹，竟敢走出碉堡一二三里亂竄，並揚言不准八路軍到冶子河。我區基幹隊和民兵聽到消息，就在冶子河打了一次伏擊，斃傷敵人三名。從此敵人再不敢出來了，我軍則不時的進出米家莊，把敵人孤懸在禿禿的山頭上，不敢也不能給東社起什麼「屏障」作用了。

（二）

去冬今春，敵人「掃蕩」山地時，曾以米家莊作爲出發的基地。但每次都遭到地槍的突然炸擊，使敵人一出發就得拖些死屍回去。

今年夏天又換了防，僞軍也調動了。我們爲進一步的控制據點，曾在距碉堡二里至五里的郭家背、冶子河、米家莊進行過五次戰鬥，予敵人以殺傷。同時開展政治攻勢，爭取僞軍。我武工隊夜晚到碉堡外面，給僞軍喊話：先是一個一個個叫他們的名字，然後開始講課。他們起初很驚慌，後來就靜靜的聽起來了。上課以後，僞軍的反映是：「講的對，」告給僞村長說：八路軍來來走走，我們不管。一僞軍大都動搖了，在我襲擊該據點時，兩個僞軍就反正過來，民兵更不斷的活動，把繩子拴在鐵絲網上亂拉，有時向碉堡裏擲石頭，敵人以爲是八路軍襲擊，躲在碉堡內非常恐懼。在我長期圍困下，敵人不敢再繼續困守下去，於八月九日將碉堡燒毀，偷偷撤退了。

圍困米家莊的英雄

陸・枝・

班長王青山

米家莊修碉堡的敵人，被我們冷槍冷一炮」打怕了。於是每天派出十二個鬼子，早晨八點鐘出來，爬在土安嶺（米家莊西北二里）上警戒，下午四點鐘，再返回去。

四十三支隊三連的一個排，決定要來一次伏擊。

天還沒有亮，連長便把隊伍帶上土安嶺。王青山的班佈置在正面，担任突擊的任務。

天亮了，戰士隱蔽下去，等待着厮殺。

照例，敵人的警戒出來了。他們習慣地前面四人，後面八人，走着舊路，山頭上的我軍看的清清楚楚。

「第一槍要我打！」王青山告訴戰士們。他知道早打了槍，後面的八個敵人就會漏網。

戰士們都悄悄的等待着。敵人上山了，漸漸地走近我的埋伏地，一百多米、五十米、三十米靠了，已經快到面前，王青山第一槍響了，戰士們像猛虎撲食的樣，沖下去，敵人的死屍順着山勢向下滾，殘餘的敵人完全被壓在山溝裏。王青山在最前，領着戰士們追，追……！

在對面敵人修成一半的碉堡上，敵人警覺了，火力很密。他看見半死的敵人拋了一支三八槍，就不顧一切的追上去，把它繳了回來。可見追的太遠了，敵人把機槍對準他掃射，他倒下來了！

這一仗十二個敵人回去五個，還有兩個受了傷。但是，我們的模範黨員、班長——王青山同志英勇犧牲了

全連戰士要爲他復仇！

張維聯的民兵中隊

張維聯的民兵中隊，担任正面控制米家莊敵人的任務。十三個月中，他們據守在郭家溝山頭，埋地槍地雷，主動出擊敵人二十六次，配合部隊作戰七次，斃傷敵僞二十七名，繳獲毛驢兩頭。

去冬東社敵人增加，他們估計敵人要「掃蕩」。於是他們在要道上增埋地雷，在中西川的木橋上潑了水，凍成冰，然後他們穿着皮襖，在地上等着敵人。半點鐘後敵人上了獨木橋，槍響了，敵人倒了一個，第一個滑下去，第二個也滑下去，敵人在亂嚷，前面的後退，後面的前擠，民兵們把裝好的子彈射過去，敵人亂成了一堆。第二天清晨，敵人從冶子河送回三個屍首和兩個傷兵。

去年臘月的一個拂曉，民兵悄悄的埋伏在河邊，另一部埋伏在通碉堡的路上。早晨九點鐘，「維持會」的人端着兩大盤餃子，給碉堡送，民兵截住了：「放下吧！你們兩個可以回去！」民兵把餃子拿走了。十點鐘兩個鬼子押着兩頭毛驢到河邊馱水，民兵的一槍，敵人跑了，民兵拉回兩個毛驢。